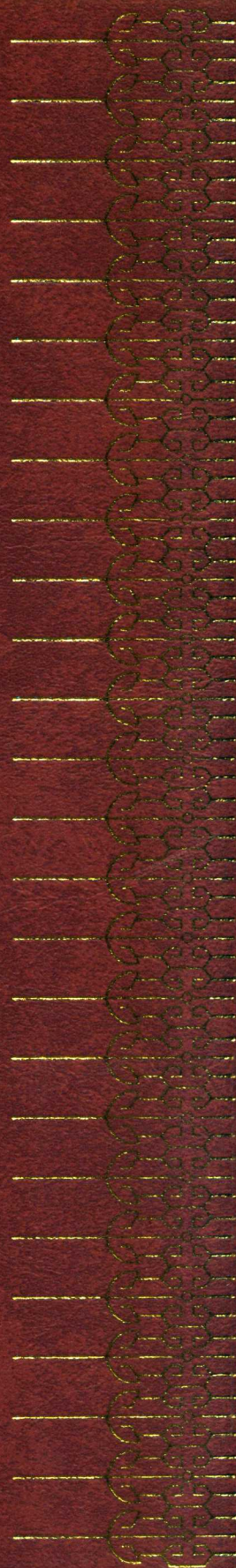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中華大典

經濟典

巴蜀書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戸口遷移總部

《戶口遷移總部》提要

本總部的編纂體例，嚴格遵照《中華大典》及《戶口分典》的有關規定執行。

《戶口遷移總部》下設《政治性遷移部》《經濟性遷移部》《戰爭遷移部》《犯罪遷移部》和《災荒類遷移部》等五部。各部之下又分別設置遷移戶口數量、遷移戶口管理、遷移戶口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分部。各分部之下依照所搜集資料的體裁劃分成論說、綜述、紀事等。

中國古代戶口遷移活動非常頻繁，人們因為戰亂、災荒、環境變遷、王朝更替等多種原因主動或被動地進行遷移。由於人口是王朝統治的基礎，經濟發展、賦役徵發、兵源調集等都需要有充足的人力，因而需要統治者對人口遷移問題進行調控，一方面鼓勵民眾去開墾邊遠地區，同時也要減少因賦稅剝削、徭役徵發所造成的人口逃亡。同時，對於新居住地的政府官員來說，也需要對遷來的人口進行疏導和合理安置，充分利用他們對本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做出貢獻，減少他們對於當地治安、物資供應等方面形成的壓力。

需要說明的有三個問題：一是《戶口數量總部》不收錄遷移戶口的數量，這部分內容分別收錄於《戶口遷移總部》下的相關分部；二是《戶口管理總部》不收錄遷移戶口的管理，這部分內容編入《戶口遷移總部》下的相關分部；三是為保證少數民族戶口資料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戶口遷移總部》不收錄少數民族戶口遷移的相關資料，該部分內容由《少數民族戶口總部》收錄。

戶口遷移總部

政治性遷移部

遷移人口數量分部

綜 述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略】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略】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櫟，乃徙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

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史記》卷九〇《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略】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 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守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官。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章恢》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

《後漢書·天文志上》 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

《三國志》卷一五《魏志·張既傳》 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討）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三國志》卷一八《魏志·李典傳》 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

《三國志》卷二五《魏志·辛毗傳》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三國志》卷二五《魏志·楊阜傳》

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

《魏書》卷二《太祖紀》

「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

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略】

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略】

十有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太赦，改年。【略】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略】

「天興二年」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驃騎大將軍、衛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并服玩諸物。還次牛川及薄山，並刻石記功，班賜從臣各有差。庚戌，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超走平原，爲其黨所殺。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略】

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閱於鹿苑，饗賜各有差。陳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存勞之。【略】慕容盛遣西太守李朗，舉郡內屬。西河胡帥護諾于、丁零帥翟同、蜀帥韓襲，並相率內附。

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十有二月甲午，慕容盛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率戶三千內屬。

《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

「延和元年」秋七月己未，車駕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

南道，俱會和龍。帝至遼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獻牛酒。己巳，車駕至和龍，臨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餘郡來降，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之。是月，築東宮。八月甲戌，文通使數萬人出城挑戰，昌黎公元丘與河間公元齊擊破之，死者萬餘人。文通尚書高紹率萬餘家保羌胡固。己卯，車駕討紹，辛巳，斬之。詔平東將軍賀多羅攻文通帶方太守慕容玄於猴固，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開倉以賑之。【略】

「太延元年秋七月」己卯，不等至於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略】

「太延五年」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

《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群臣於江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丁亥，輿駕北旋。是月，破洛那、闕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二月戊寅，車駕濟河。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

「延興元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戶。【略】

二年春正月，【略】大陽蠻酋桓誕率戶內屬。【略】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大千率千餘落來降。【略】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爲營戶。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

「太和十七年夏四月」是月，蕭贖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餘戶內屬。五月乙卯，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略】丁丑，以旱撤膳。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餘戶內徙，居於太和川。

《魏書》卷一〇《孝莊紀》

「武泰元年六月」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

「武泰元年秋七月」己未，詔前試守東郡太守唐景宣爲持節、都督，於東郡招募僑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爲柵，準望臺軍。是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慰喻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衆萬餘，降之。

《魏書》卷一五《秦王翰傳》

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

大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之。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

《魏書》卷一六《河間王傳》

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秃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没人。

《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

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

《魏書》卷三〇《王建傳》

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慮虜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爲衛兵將軍，鎮蒲坂。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

《魏書》卷三〇《奚春傳》

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春討沮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春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

《魏書》卷三〇《車伊洛傳》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錄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靴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

《魏書》卷三〇《呂洛拔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

《魏書》卷三二《高湖傳》

寶立，乃起湖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歸國。

《魏書》卷三三《張蒲傳》

秦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強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

《魏書》卷三三《張濟傳》

「張」濟對曰：「【略】臣等既至襄陽，佗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佗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佗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佗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佗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

《魏書》卷三七《司馬景之傳》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匹。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

《魏書》卷三七《司馬壽傳》

長子靈壽，神麤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人河內。

《魏書》卷四二《寇讚傳》

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纒負自遠而至，叁倍於前。

《魏書》卷五〇《尉元傳》

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

《魏書》卷五八《楊播傳》

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

《魏書》卷七〇《傅豎眼傳》

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肅衍民歸之者數千戶。

《魏書》卷八二《常景傳》

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

《魏書》卷一〇一《氏傳》

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義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雍州流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義隆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邦，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

《魏書》卷一〇一《蠻傳》

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略】

「太和十七年」是時蕭蹟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略】

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鷲等聚眾攻逼潁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略】

永平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略】

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爲刺史。蠻帥田午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肅衍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

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肅衍將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

《宋書》卷五《文帝紀》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塵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

《宋書》卷三一《五行志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十一年」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

《陳書》卷六《後主紀》

「禎明元年」九月乙亥，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將軍。庚寅，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中軍將軍、荊州刺史義興王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陳紀請降。辛卯，巖等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江。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

《隋書》卷六一《郭衍傳》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

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徒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 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憚、薄盛等部眾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

《晉書》卷六〇《閻鼎傳》 閻鼎字台臣，【略】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

《晉書》卷六六《劉弘傳》 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

《晉書》卷九三《外戚傳·褚裒》 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晉書》卷一〇〇《杜弼傳》 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

《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下》 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略】

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略】

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

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擢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略】

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則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眾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戶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眾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字。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

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等。石韜等率騎擒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敷。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

《晉書》卷一〇六《石季龍載記上》 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

《晉書》卷一一一《慕容暉載記》 先是，慕容恒以眾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興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

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執而送之。

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

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略】

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略】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

《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

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略】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

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晉書》卷一二一《李壽載記》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

《晉書》卷一二三《慕容垂載記》

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

《晉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記》

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略】

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人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宮城。

《北史》卷一《魏本紀一》

「天興元年」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

《北史》卷二《魏本紀二》

「延和元年」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人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振之。【略】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群臣。戊戌，馮弘遣使求和，帝不許。丙辰，南秦王楊難當剋漢中，送雍州流人七千家于長安。【略】

秋七月辛巳，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九月戊子，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略】

「太延元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軍師各遣使朝貢。詔長安及平涼人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宮。【略】

《太平真君六年》

冬十一月，高涼王那振旅還京師。庚申，遼東王寶漏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黨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蓋吳自號天台王，署百官。辛未，車駕還宮。選六州兵勇猛者，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爲二道，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人以實河北。【略】

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略】

「正平」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人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人通謀，賜死。

《北史》卷六《齊本紀上》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

《北史》卷二五《呂洛拔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

《北史》卷二七《寇讚傳》

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叁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

《北史》卷三五《王慧龍傳》

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

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

《北史》卷四一《楊素傳》

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

《北史》卷九五《蠻傳》

〔太和〕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河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諡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略〕

〔景明〕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聚衆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

永平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鄺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蠻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荊之西南，尚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遣叔興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略〕

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

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梁將裴邃所陷。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天授二年〕秋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分京兆置鼎、稷、鴻、宜四州。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略〕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略〕

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

大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土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八〇《隋紀四·煬帝》

〔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略〕

〔大業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三《唐紀二十九·玄宗》

〔開元十四年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碛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略〕

〔開元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人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一四《唐紀三十·玄宗》

〔開元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一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名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送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害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

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相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按巴堅滅其王大譚讓，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咸平五年秋七月」癸丑，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並諸頭目官族共百二十二人歸附。詔許入朝，賜器幣冠帶，以承寶爲管內山河九溪十洞撫諭都監。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凡九千五百人，以爲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衛南、韋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興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柏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人，孔彥威、常謹、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八「紹興十年冬十月」金人既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勅屯田軍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焉。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至此不廢。此據張棣《金國志》修人，不得其年，故附于取河南之歲。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一〇六》「紹興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持凡數月，成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詔班師。興統軍民至幾萬人南歸。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四》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遵而行之，偶爾符合，比上古之制猶簡。廢偽齊豫後，慮中州懷二三之意，始治均田屯田軍，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馬，殊不多餘並無支給。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

南京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六 屯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國（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劉豫後，虜中（國）（州）懷二三之意，（姑）（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出）（之）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一《市糴考二·常平義倉租稅》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

《金史》卷六《世宗紀上》「世宗二年正月」壬辰，上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怠。癸巳，太白晝見。甲午，上謂宰執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而已。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二萬人屯京師。

《金史》卷四四《兵志·兵制》貞元遷都，遂徙上京路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併爲合扎猛安，及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昂、宗正宗敏之族，處之中都。幹論和尚、胡刺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果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正隆二年，命兵部尚書蕭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昱等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婆盧火統之，屯種于泰州。婆盧火舊居阿注泔水，又作按出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挈家屬耕具，徙于泰州，仍賜婆盧火耕牛五十。

清·謝增、景綸《嘉慶密縣志》卷一〇《戶口》 國初招徠流亡。順治九年，復業戶五百七十二，口五千八百二十六。

紀事

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爲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頂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字輩稍喝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字輩出里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住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

《元史》卷七《世祖紀四》 [至元七年十二月] 戊戌，徙懷孟新民千八百餘戶居河西。【略】

「至元八年春正月」己卯，以同僉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阿里海牙參知尚書省事。中書省臣言：「前有旨令臣與樞密院、御史臺議河南行省阿里伯等所置南陽等處屯田，臣等以爲凡屯田人戶，皆內地中產之民，遠徙失業，宜還之本籍。其南京、南陽、歸德等民賦，自今悉折輸米糧，貯於便近地，以給襄陽軍食。前所屯田，阿里伯自以無效引伏，宜令州郡募民耕佃。從之。史天澤告老，不允。敕：「前築都城，徙居民三百八十二戶，計其直償之。」

《明太祖實錄》卷六六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魏國公徐達駐師北平，

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以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戶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口一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二。招降及捕獲者戶二千二百四十，口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五。宜興州樓子、塔厓、獅厓、松垛、窩子峪、水峪、臺莊七寨，戶一千三十八，口五千八百九十五。永平府夢洞山、雕窩厓、高家峪、大斧厓、石虎、青礦洞、莊家洞、楊馬山、買驢、獨厓、判官峪十一寨，戶一千二百二，口六千。達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六十戶屯田北平府管內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開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大興縣四十九屯，五千七百四十五戶。宛平縣四十一屯，六千一百六十六戶。良鄉縣二十三屯，二千八百八十一戶。固安縣三十七屯，四千八百五十一戶。通州八屯，九百一十六戶。三河縣二十六屯，二千八百三十一戶。灤州九屯，一千一百五十五戶。武清縣一十五屯，二千三十一戶。薊州一十屯，一千九十三戶。昌平縣二十六屯，三千八百一十一戶。順義縣一十屯，一千三百七十戶。

政治性遷移部·遷移人口數量分部·紀事

《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威王曰：「【略】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舊五代史》卷二《梁書二·太祖紀二》 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於淮南。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三·太祖紀三》 [開平元年]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覓黥之人，各許歸鄉里。

《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紀四》 [開平三年二月]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

《舊五代史》卷五《梁書五·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事。

《舊五代史》卷七《梁書七·太祖紀七》 [乾化二年正月]命供奉官朱嶠於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並僉從一十四人，並釋放，仍命押領送至貝。

《舊五代史》卷四八《唐書二十四·末帝紀下》 靖泰三年五月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并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略】

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

《舊五代史》卷八二《晉書八·少帝紀二》 延州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拋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闕，稱與史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

《舊五代史》卷一〇六《漢書八·王周傳》 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書九·世宗紀五》「顯德五年六月」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六《後梁紀一·太祖》銀胡鵝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鈞帥部兵二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紀二·太祖》「開平四年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九八《後周紀一·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九二《後周紀三·世宗》「顯德三年」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閏五月」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己丑，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戶二千四百二十四口歸附。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五月」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七「熙寧九年春正月」熙河路經略使司奏：「河州山後首領結羶、鬼驢、叱連巴角言，鬼章令結羶等攻河州，結羶等心欲內附，與甥欺巴溫同謀殺鬼章，未發而鬼章覺，走歸塔南城，結羶率本族首領百二十一人來降。」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六「熙寧七年九月」詔澶州具涉春以來南渡流民數以聞。時澶、邢等九州流民凡四萬六千餘人。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四「建炎四年」初，山東之陷，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李齊聚眾沙門島，密州人徐文聚眾靈山寺，萊

州人范溫聚眾福島。會河北忠義人護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文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宋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海舟百五十，泛海來歸。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紹興十一年六月」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

宋·路振《九國志》卷二《吳》「賈」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於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神冊元年」秋七月壬申，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牛羊不可勝算。

《遼史》卷一二《聖宗紀三》「七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詔雞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

《遼史》卷五九《食貨志上》「統和」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薊三州。

《宋史》卷一《太祖紀一》「乾德二年四月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三》「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暉集真、滁、豐、濠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籍為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暉官。又沙上蘆場田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

《金史》卷四六《食貨志一》「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真人，遼時簽為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至元十二年正月」乙亥，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殺宋安撫使張資，招降軍民千